

从定义和特性两方面探究现代汉语词缀的界定

罗健京, 邓云华^①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现代汉语词缀是一个严密性与开放性相互对立统一的系统。对于现代汉语词缀的鉴别标准,学术界众说纷纭。文章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联系具体语言事实,进一步得出词缀是不能独立成词的虚语素,它具有5个特性:语义的类属性、构词的类推性和定位性、结构的粘附性以及语音的弱化性。因此,实现了从定义和特性这两个方面对现代汉语词缀的界定。

[关键词] 汉语词缀; 定义; 特性; 界定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4)04-0112-04

“词缀”这一术语最早来源于西方,是英语 Affixation 的意译。在西方,对于“词缀”一词的理解一直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布斯曼在《语言学词典》中的界定:“不能独立出现而只能附加于词干的构词成分的总称,这类构词成分能构成系列词汇。”^[1]到1933年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提出的“自由”与“粘着”之说,第一次将词缀认为是二次派生构词附加在词干上的自由的粘着体^[2-8]。汉语学术界较早地引进了“词缀”这一术语,并且,随着该词在汉语研究中的使用,汉语词缀研究日益增多^[9]。汉语词缀与其它语言词缀相比,具有使用不普遍、特征非典型性和范畴的不稳定性^[10]。此外,曾一度被认为封闭的汉语词缀系统在近些年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词缀语素数目不断上升,构词能力大幅提高^[11]。这些都迫切需要我们克服传统观念的局限,对现代汉语词缀有一个现代的理解和诠释。

基于这一考虑,本文在综合各家之说的基础上,从定义和特性的角度探讨现代汉语词缀的界定,旨在提高人们对于这一概念的认识和识别能力,为今后在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目前,对于现代汉语词缀的界定在汉语语言学界颇有争议,而争议主要源于他们对词缀两个基本问题的不同解答:第一,什么是词缀;第二,哪些是词缀。也就是要解决汉语词缀的定义和特性问题。

一 词缀的定义

词缀作为现代汉语中“最小而争议最大的语法单位”,从术语的界定到具体某个词缀的分析,都存在很多分歧。而这些分歧的根源都在于它们对汉语词缀本质的不同理解。

现当代对于词缀的研究,真正从词汇和句法角度着手的,是1898年的《马氏文通》。马氏在书中将词缀分为两类,一类是重言后的词缀,另一类是单音词根后附以词缀。虽然,他没有用“词缀”这一术语,但已经划分出词缀。

赵元任先生在《汉语口语语法》一书中认为,现代汉语中,词多数已变成双音节或多音节,很多早先是自由单音节语素现在只是作为粘着语素出现在复合词里。而且,少数出现在复合词中的粘着形式已失去作为根素的意义,成为语缀,具备构词功能^[12]。因而,赵先生所谓的“词缀”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是复合词中的粘着语素,其二是已经失去了作为根素的意义。基于这一认识,他列举出汉语中:

严格意义上的“前缀”:阿、第、初、老;

严格意义上的“后缀”:子、头、儿、了、巴、们等;

外文翻译来的“新兴前缀”:不、单、多、反、无等;

外文翻译来的“新兴后缀”:化、的、性、学、家等;

“复合词中结合面宽的第一语素”:禁、可、好、自、难等;

[收稿日期] 2014-05-15

[作者简介] 罗健京(1990-),女,湖南隆回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复合词末了的结合面宽的语素”:者、然、来、人、亲、是等。

吕叔湘先生汇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一书中将词缀定义为:不单用,但是活动能力强,结合面宽,有单向性,即只位于别的语素前,或者别的语素后,或两语素之间^[13]。这是所谓“前缀”、“后缀”、“中缀”,可以总的称为“词缀”或“语缀”。他认为,“语缀”这个名称也许较好,因为其中有几个不限于构词,也可以加在短语的前边(如第)或后边(如的)。而且,它既可以概括不仅是词的而且是短语的接头接尾的成分,连那些不安于位的助词也收纳进来了。吕叔湘对于词缀的理解概括起来就是词缀(即语缀)是语义上虚化的不独立语素,它具备构词能力,但只能粘着在词根或短语上。他也根据自己的理解列举出:

前缀:阿、第、初、老、小等;

后缀:子、头、巴、们、者、然等;

类前缀:不、单、多、无、自、难等;

类后缀:化、人、体、子、家、性等。

可见,吕叔湘先生与赵元任先生就“什么是词缀”这一问题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对于“哪些是词缀”的问题上,吕先生提出的词缀范围更大,如:前缀多了“小”,后缀多了“者”、“然”。

张静给词缀下的定义是,词缀构词的位置是固定的,它不能用作简称词,其意义比词根抽象、概括,不是指独一无二的直接的物质意义的词素。其中有的只是一两个音节。永远不能以其在合成词里的意义独立成词^[14]。这一定义突出了词缀没有明显的词汇意义,以及它的粘着性。

胡树鲜在《现代汉语语法理论初探》中认为,在黏着语素中,有一部分语素的附着性特别强,它们在词中的位置也比较固定,而且没有具体的词汇意义,只表示语法意义或附加意义^[15]。胡先生的这一界定从词汇和语法两个角度比较完善地定义了词缀。

对于“什么是词缀”,许多权威的词典也有解释。《现代语言学词典》:“affix(-ation,-ing)词缀,只能用来附加于另一个语素(词根或词干)的种类构形成分的统称,也就是说,词缀是一类‘粘附’语素。”^[16]《现代汉语知识大词典》:“词缀,又称语缀、词缀语素。指加在词根上面的构成新词的虚语素。它的作用是同词根构成合成词^[17]。《辞海》:“词缀,加在词根上边的词素,分为前缀,后缀等。前缀,加在词根前面的词素。如‘老师’中的‘老’。后缀,加在词根后面的词素。如‘桌子’、‘椅子’中的‘子’。”按照词缀同词根的位置关系,可将词缀分为

前缀、中缀、后缀三种。附加在词根前面的叫前缀,又叫词头、语头、前置成分。如“阿妹、第五”中的“阿、第”。附加在词根后面的叫后缀。如“帽子、木头、”中的“子、头、”。加嵌在词根中间的叫中缀,又称为词嵌。如“吃得开”中的“得”。“有的词缀单纯地表示语法意义;有的既表示一定的语法意义,又表示一定的词汇意义。有的词缀有表达感情和标志词性的作用。”^[18]这些语言学词典基本上指出了词缀的形态学本质。其中,又以《现代汉语知识大词典》与《辞海》表述最为充分。

综合语言大家的观点和词典的解释,可以发现,对于“什么是词缀”即词缀的定义问题,他们有以下共识:(1)汉语的词缀是相对词根来说的,它不能脱离词根单独存在;(2)词缀表达虚化的意义,即在词中表示附加意义,起辅助成分作用。笔者也根据这些共识总结出汉语词缀的定义:表示某一附加意义或语法意义的黏着语素。

二 词缀的特性

虽然学术界对于词缀的定义能达成基本的共识,但这不足以识别汉语词缀。通过考察各家所举的词缀实例(如赵元任和吕叔湘列举的词缀)和不同辞书中注明的词缀条目,就会感觉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异,这说明概念上的一些共识只不过是表象,实际上人们对于词缀的界定分歧特别突出。所以,进一步分析综合大家对于词缀特性的看法并结合自己的体会认识很有必要。本文认为汉语词缀至少有以下5个特性:

(一)词缀语义的类属性

汉语词缀的类属性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指词缀具有类义功能(function of class meaning),即词缀表达的是词的范畴意义。如“们”表达的是词的复数范畴意义;“老”表达的是词的序数范畴意义,如“老大”、“老二”等,也可表达词的尊称范畴意义,如“老师”等。二是指词缀可以影响词的语法属性。也就是当我们看到某个词缀,基本上就可以知道这个词的词性。比如,汉语中,“公”和“婆”是专用的名词词缀,是名词性标志;“然”则是形容词或副词性的标志,表示形状。

然而,词缀语义的类属性并不能说明词缀语义的完全虚化,即词缀只能表示语法意义而不具备词汇意义。事实上,词缀也可以有词汇意义。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就认为,词缀在有些时候也有具体的词汇意义,即语义价值。英语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 Did the Mr. Blakes come this morning? 那几位

布莱克先生今天上午来了吗?单数的 Mr. Blake 指的是布莱克先生一人,而复数 Mr. Blakes 指的是都叫布莱克的那几位不同的先生。可见,词缀-s 不只是表达语法意义,也可表达词汇含义。相比之下,汉语作为表意文字,词缀的表意功能就更为突出了。如所有加在单音节姓氏前的“老”(老罗、“老张”、“老李”等)都是前缀,表示亲近的意味。又如,“水手”、“能手”、“新手”、“选手”中的“手”是个后缀,但它也有一定的词汇意义,指“擅长某种技能的人、在某种技术或工作中居某种地位的人”,只是词汇意义趋于泛化或已经泛化。笔者认为,大多数词缀意义是相对于词根意义较虚,只有少部分是完全虚化的。所以,仅靠语义虚化的程度是很难界定汉语词缀的。

(二)词缀构词的类推性

词缀具有一定的类推性。它的类推性是能产性的集中体现。正因为它有类推性质,一个词缀可以派生构成大量的新词,因而汉语里几乎看不到只依附于一个词根上的词缀。如,“第”,可以说:“第一”、“第二”、“第三”等,有多少个基数词,就可以用“第”缀构成多少个词;又如,“家”缀可以组成“作家”、“画家”、“舞蹈家”、“政治家”等,随着时代的发展、新事物的不断出现,以后还可能产生新的“* *家”,正如吕叔湘先生说的,“有个什么学,就有个什么学家”。

(三)词缀构词的定位性

定位性是指词缀是定位构词语素,它只能放在其它语素之前或之后,在派生词中,位置一般是相对固定的。如“阿”、“老”等只能位于其它语素之前,所以叫前缀;“儿”、“头”等只能位于语素末尾,所以叫后缀。而表示实际具体意义的词素在构词时,位置是灵活多变的。比如,“水”,既可以放在其它语素前构成“水牛”、“水盆”、“水泡”,也可放在其它语素后形成“开水”、“香水”、“露水”等,可见“水”不是词缀。

(四)词缀结构的粘附性

词缀不能单独成词,它只能永远粘附在词根语素上。它是附加式合成词的构词成分,形成的是“词根+词缀”的附加式合成词。而不是由“词根+词根”组成的“主谓、偏正、动宾、补充”等合成词的构词成分。此外,词根与词缀关系非常紧密,两者间不能插入其它语法成分。

(五)词缀语音的弱化性

由于词缀本来的词汇意义虚化,它的读音也趋于弱化。现代汉语词缀多发轻声,尤其是后缀。如

“子”在“座子”、“钉子”、“桌子”中发轻声,“们”在“人们”、“他们”、“你们”中也发轻声。但是,前缀因为在词的第一个音节,所以不可能轻声,一般读中音。尽管语音的弱化不是汉语词缀的基本特性,但它在界定汉语词缀中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识别汉语后缀的时候。

词缀的以上特性涉及词汇和语法两个层面:从词汇层面上看,词缀具有类推性、能产性,这使一个词缀拥有强大的构词能力,可以派生出大量新词,为汉语的双音节化以及汉语词汇量的丰富做出巨大贡献;词缀具有定位性,词缀位置一般相对固定,没有灵活的变动;词缀具有粘附性,不能独立成词,只能依附于其它语素;词缀语音具有弱化性,一般发轻声。从语法层面上看,词缀具有类属性,它可以表示词的范畴意义,也可以决定词性。

三 结语

通过对汉语词缀定义和特性的评析,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笔者得出自己的词缀界定标准,认为只有那些定位的、具有类属性和一定类推性、不能独立成词的虚语素才是词缀。笔者知识水平和能力有限以及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本文研究之不足在所难免。希望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的进步,会随之带来更多更好的新观点和新探究。

[参考文献]

- [1] [德]哈杜默德·布斯曼.语言学词典[M].陈慧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9-15.
- [2] Anderson S. A-Morphous Morphology[M]. New York &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3] Aronoff M. Word Formation in Generative Grammar[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6.
- [4] Beard R. Lexeme-Morpheme Base Morphology[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 [5] Bybee J. Morpholog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eaning and Form[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85.
- [6] Bauer L. English Word-Formation[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7] Kiefer F. Morphology and Pragmatics[M]. In Spencer and Zwicky (eds.), 1998.
- [8] McCarthy M. Vocabulary[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9] 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8:219-233.
- [10] 董秀芳.汉语词缀的性质与汉语词法特点[J].汉语学习,2005(6):13-19.
- [11] 任学良.汉语构造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 社, 1981: 30-150.
- [12]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113-133.
- [13]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55-56.
- [14] 张静. 汉语语法问题[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276-280.
- [15] 胡树鲜. 现代汉语语法理论初探[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215-217.
- [16] [英]戴维·克里斯特尔. 现代语言学词典[M]. 沈家煊,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12-19.
- [17] 高更生. 现代汉语知识大词典[M]. 济南: 山东省教育出版社, 1992: 161-168.
- [18] 《辞海》编委会. 辞海[M]. 3版.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 386-389.

Study of the Recognition of Modern Chinese Affixes from Aspects of Definition and Feature

LUO Jian-jing, DENG Yun-hua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Modern Chinese affixes is an open and rigorous system. Therefore, studies and arguments about it go nonstop and never lose their popularity, with such fundamental issues as the recognition of Chinese affixes in particular.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of previous views and the analysis of linguistic data,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recognition of Chinese affixes from aspects of definition and feature and gets that affixes are grammatically meaningful bound morphemes with five features. i. e. semantic categorization, formative analogy and orientation, structural attachment and phonetic weakening.

Key words: Chinese affix; definition; feature; recognition

大革命时期建构的两种并立的女性主体

林丹娅、周文晓在《厦门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撰文指出,大革命期间(1924—1927)改组后的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妇女部,首开妇女解放运动与政党政治之合流,从而有思想有组织地从国族主义与政党利益出发对女性进行主体建构。而这一建构并非是单一与固定的,而是多元与变化的。它一方面影响了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一方面又作用于一些女作家的自我建构,并体现在她们的文学创作甚至是政治立场抉择上。从政策制定和舆论导向两方面入手,可以发现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妇女政策建构出两种并立的女性主体,一是革命与政党的主体,二是性别主体。但是,无论是作为革命与政党的主体还是性别主体,女性都被要求为国族与政党的利益做奉献与牺牲,这在为女性谋得一定权利时,亦对女性造成新束缚与压抑。而另一方面,国民党之后淡化革命妇女形象,对女性这一性别主体建构的重视,使日益困惑于性别主体缺陷的部分女作家更觉压抑,促使其转而寻找另一种主体形象,使性别意识与政治立场缠绕在一起,产生了“向左转”现象,同时也为后一时期,即训政时期国民党以家庭为本位的妇女政策埋下了伏笔,从而使解放区与国统区的女性形象乃至女性写作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趋势与风貌。